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鎮洋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閼六月凡二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互市復綏德軍榷場 金主聞山東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驕縱奢侈不事耕作詔閱實計口授地必耕地有餘而力不贍者方許招人佃種仍禁農時飲酒 癸丑權給事中趙汝愚言陳源轉官差遣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

一路軍政事體重大漸不可長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帝然之　甲寅停折知常官汀州居住　丙辰詔陳源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其內侍見帶兵官者並與在內宮觀著爲令　金追貶海陵煬王爲庶人先是閔宗既祔廟有司奏曰晉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倫廢爲庶人今煬王罪惡過於倫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塋域至是詔廢爲海陵庶

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宗幹去帝號復爲遼王
甲午金主如春水（攷異）金后妃傳作二月今從本紀　戊辰宰相進諸
軍賞格帝曰向來諸軍只習右手射近又教習左手射
頗精各支犒設以示激勸　庚午知台州唐仲友言鰥
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請依乾道九年例取撥常平義
倉賑給帝曰常平米令低價出糶若義倉米則本是民
間寄納在官以備旱潦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況台
州自有義倉米可令賑濟　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
德木待問言事因曰近官僚對太子賀雪太子謂芝草
不足爲瑞惟年豐民安乃國之上瑞帝曰東宮有識待

問又言近講周禮太府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其豐歉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爲本此乃言外之意非人思慮所及者帝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修身之本朕嘗以此語東宮也　詔福建歲撥鹽於邵武軍市軍糧　丙子金主次永淸縣居民有伊喇特爾額（舊作移剌余里也今改）契丹人也有一妻一妾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曰是嫡母也我輩獨不當守墳墓乎於是亦更宿三歲如一金主因獵過而問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示縣民然後給之以爲孝子之勸　二月庚辰知福州梁

克家乞宫祠復觀文殿學士依舊知福州　壬午詔去
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已令多出樁積等
米賑糶今雖聞諸路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乏不
能自存之人仍無錢收糴可令州縣鎮寨鄉村將義倉
米賑濟至閏三月半止務實惠及民州縣奉行不虔本
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　黎州土丁張亐祥
等以不堪科役為亂統領官劉大年引兵逆擊之土丁
遁去大年坐誅　戊子禁浙西民因旱置圍田　裁童
子試法　金元妃李氏薨　己丑禁廣西諸州科買停
戶倉鹽　戊戌以保寧軍節度使士歆為嗣濮王　庚

子金主還中都　壬寅金以河南尹張景仁爲御史大夫　乙巳金主以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不聞樂聲謂羣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傭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其勿禁朕前將詣興德宮有司請由薊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它道顧見街衢市肆或有毀撤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勿復毀撤　三月丁未朔金主如長春宮初金主聞薊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糴者貸之有司恐貧民不能償止貸有戸籍者金主聞之更遣人閱實賑貸以監察御史舒穆嚕元禮舊作石抹元禮今改鄭大卿不糾舉各笞四十

前所遣官皆論罪　戊午以潮州賊沈師爲亂趙師憲討之　乙丑金主命山後冒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給貧民　金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守能性貪黷時詔徙斡罕（舊作离斡今改）餘黨於臨潢民有當徙者詐言已死以馬賂守能得不遣又求賕補人通事鎮邊明安尚書省奏其事金主曰守能由通州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墨鄉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駝鷹鶻等物蓋假此以率斂爾自今並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職遷招討外官之尊無以踰此前招討尋怙（舊作哲典今改）以貪墨伏誅守道豈不知之乃敢如此爾之親弟何不先訓戒

之也會宗州節度使錫薩布舊作沙丹補今改杖殺無罪事覺金主謂宰臣曰監察職司糾彈節度使錫薩布初至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爲招討使貪冒狠籍凡達官貴要監察未嘗舉劾乃於卑秩細事即便彈奏謂之稱職可乎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許去職

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歲終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臧貪利庸謬者爲否無功無過者爲平詳考加察各具事實來上考察不公御史臺彈劾　戊子賜禮部進士黃由等三百七十有九人及第

出身　庚寅修揚州城　乙未金主謂宰相曰朕觀自古人君多進用讒諂其間蒙蔽爲害非細若漢明帝尚爲此輩所惑朕雖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宰輔之臣亦未嘗偏用一人私議也　癸卯金以尚書左丞相完顏守道爲太尉尚書令尚書左丞富察通爲平章政事右丞襄爲左丞參知政事張汝弼爲右丞彰德軍節度使粱肅爲參知政事　夏四月戊申金以右丞相圖克坦克寧（舊作徒單克寧今改）爲左丞相平章政事唐古安禮（舊作唐括安禮今改）爲右丞相安禮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金主曰朕知

卿正直與左丞相克寧無異且練習故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　金增築泰州臨潢府等路邊堡　庚戌金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濕慶宮　金主謂宰相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肎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　癸丑修湖南諸州城　帝謂羣臣曰昨臨安取到諸縣蠲甚薄已令宮中繅絲驗之既而樞密使言及今歲雨暘帝曰今歲雨暘以時而繭反薄大麥亦穗短宮中所養蠶亦如此殊不可曉適諭三省令王佐體訪王淮等言陛下憂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大雨帝曰雨恐妨麥已祈晴矣

又曰嘗聞王佐蠶繭今年何薄趙雄等言佐方取驗繭繰徧詢諸郡續聞帝曰聞今年民間養蠶甚多葉旣艱得又會濕葉所以繭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勿失其時則可以衣帛矣誠哉是言也　癸酉立郴州宜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峒民子弟　甲戌詔經筵讀眞宗正說史浩進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爲天下治帝曰所謂無爲者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浩又讀剛斷篇至漢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爲言其家不貧帝曰武帝可謂洞照事情浩又讀大中篇論爲政之道本乎大中帝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卽此理也　五月丙子

帝曰近日都下銷金鋪翠復行於市可諭王佐嚴加禁戢若有敗露京尹安能逃責耶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毎京尹初上輒示之　戊寅詔監司守令課勸農桑以奉行勤怠爲賞罰　乙卯芮燁言凡是集議惟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爲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秘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類帝曰如此則廢集議矣趙雄等言燁所論乃漢所謂雜議也恐不可從帝曰今後遇事旋降指揮　壬午詔諸路轉運使趣民間補葺經界籍簿　戊子金尚書省奏招討使完顔守能所犯兩贓俱不至五十貫應抵罪節度使錫薩布

應解見居官竝解世襲穆昆金主曰此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於令守能杖二百除名　辛卯以久雨減京畿及兩浙四罪有差貸民稻種錢　壬寅以史浩爲少師　是月以讀眞宗正紀終篇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注官宴於祕書省　六月己酉詔放殿前司平江府牧馬草場二萬畝聽民漁采　戊午戶部言去年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旱傷共檢收米一百三十七萬餘石詔與蠲放庚申戶部乞撥還去年旱傷無收經總等錢二十六萬餘緡帝曰可盡與之　辛卯罷諸路坊場監官承買　秋七

月癸未復以許浦水軍隸殿前司　永陽郡王居廣薨追封永王　辛卯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始定上雨水限諸縣五日一申州州十日一申帥臣監司類聚閒奏　丁酉金樞密使趙王永中改判大宗正事永中自以皇子解樞務意頗不悅太子謂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自遠及近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尊豈以官職閑劇爲計耶永中乃喜　己亥金以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爲樞密使先是克寧請致仕金主曰汝立功立事乃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旣又與完顏守道竝乞骸骨金主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

其人豈可屢改易之耶至是克寧改樞密金主難其代辛丑復以守道爲左丞相太尉如故慮尚書令不置諭守道曰宰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意　是月詔錄范質後　紹興府徽州嚴州大水命賑之（攷異）全文作六月今從孝宗本紀作七月　除朱熹直祕閣再辭不許　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呂祖謙卒　八月丙午諭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思所以寬恤無事不在念今且將諸路節次泛拋招軍並與蠲免　庚戌右丞相趙雄罷爲觀文殿學士四川制置使故事蜀人未嘗除蜀帥御史王藺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州安撫使

壬子帝諭侍從官王希呂等曰朕謂侍從之臣當以論思獻納爲任今後事有過舉政有闕失卿等卽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入奏務在於當理而後已各思體此稱朕意焉　癸丑以知樞密院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甲寅以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夏後殿幄次爲延和殿　壬戌淮西運判趙彥逾言本路歸正人約二千人餘強壯者欲委官總轄教閱以譏察其動息帝曰歸正日久皆能耕鑿居止自安生業若遽差官總轄乃所以擾之不安也不聽　戊辰臣僚請自今歉歲蠲減經費有虧令戶部據實以聞毋得督趣已蠲閣之數

初趙雄在相位有言其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名姓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使王渥爲茶馬制皆從中出雄不自安故乞外雄既罷蜀士在朝者皆有去志王淮曰此唐季黨禍之胎也乃於蜀士進遷數人蜀士乃安　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饑王淮薦熹卽日單車就道

九月辛巳參知政事錢良臣罷庚寅以謝廓然兼權參知政事　以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賑濟　冬十月辛酉錄黎州戰殁將士四百三人　罷雪宴先是年例賀雪卽賜宴以連歲荒歉艱食故權罷　十一月甲戌臣

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爲人收養者仍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今災荒寒冷棄子或多請令災荒州縣以上件法鏤板曉諭使人人知之則人無復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從之　辛卯吏部侍郎趙汝愚言廣招徠之路絶朋比之嫌莫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用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詔如所請舉行　浚行在至鎮江府運河　己亥賑臨安府及嚴

州饑　浙東提舉常平朱熹入對言陛下臨御二十年
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
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
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
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贓汚
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
反躬者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可以召災而致
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
其間不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
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

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已也則或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退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

僭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秏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兼伦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於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因論浙東救荒事帝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爲憂州縣檢放多是不實熹乞勸諭推賞帝曰至此卻變僭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帝曰朕竝無所僭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帝曰朕方欲如此寬恤熹又奏星變事帝曰朕見災恐懼未嘗不一日三省吾身　復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　十二月癸卯朔以

徽饒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　出南庫錢三十萬緡
付朱熹賑糶　丁未禁諸州營造　辛亥詔諸路旱傷
州軍明年身丁錢　丙辰詔縣令有能舉荒政者監司
郡守以名聞　甲子范成大進上元縣所種二麥王淮
等謂春麥惟郭綱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劫麥帝曰此間
人亦不知已令官中種試矣　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葛邲言荒政二事一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荒年權
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並令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
本州不得抑勒縣道陪備一荒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爲
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舊兵卒公吏

僭請及供帳從物之屬亦合裁減兵卒仍並存留以防緩急並從之　金使賀正旦者至爭起坐受書舊儀帝遣樞密都承旨王忭往解之忭擅許用起立舊儀帝意不懌然不能改也　是月廣東安撫鞏湘誘潮賊沈師出降誅之　是冬淮東提舉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一道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歷時既久頹圮不存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鹽官方有請於朝凡調夫四萬八千用糧三萬六千有奇而錢不與焉一月而畢遂使海潮沮洳舄鹵之

地化爲良田自後漸失修治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每一修築必申明朝廷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專委淮東鹽司今後捍海堰如遇坍損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即委官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寖湮以至大有沖決務要堅固可以永久從之　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並以十五萬貫爲額　詔久任四川監司郡守之人令罷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來奏事指揮候到闕始得別與除授從臣僚之請也

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春正月丁丑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癸未樞密都承旨王忭予在外宮觀忭久爲帝所親

信吏部侍郎趙汝愚亟攻之帝亦悟其姦出之於外因罷諸軍承奉樞密院文書關錄兩省舊法以文臣爲都承旨自是忭不復召　戊子糴廣南米赴行在　庚寅詔江淮兩淮旱傷州縣貸民稻種計度不足者貸以樁積錢　內出正月所種春麥竝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種無異詔降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　二月庚戌遣使訪問二廣鹽法利害　三月丁丑金主申勑西北路招討司勑明安穆昆官督部人習武備　甲申金主諭戶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竝不得取之民間卽所用人夫竝以官錢和僱違者杖八十罷職　戊子

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法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遇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而不言其疎謬或畏其強有力而不議或以其疎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言之則其數寬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所論之則其能否爲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爲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

就其中區別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臧之次
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臧否
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　癸巳
金須重修制條以吏部尚書張汝霖爲御史大夫　甲
午罷諸路簽招軍兵三年就揀軍子弟補其闕　是春
召對楊甲尋除太學錄甲獻書萬言大畧謂人主之職
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
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爲心腹
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爲耳目而不明用臺諫今
中外文武半爲權門私人親交私黨分布要近良臣吞

聲義士器氣至於民兵之害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西南諸戎乘間出沒而馬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驕戎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有司理財一切用褻陋楅隘之策至於賣樓店沽學田鬻官地而所主在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赤子無寧歲矣　賑忠萬恭涪四州及鎮江府復遣使淮南江浙賑濟　夏四月甲辰詔自今盜發所在守帥監司議罰平定有勞者議賞

乙卯諸路提刑文武臣通置一員　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諭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言之無有所隱　甲子金主如金蓮川　五月丙子諭宰

相王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苟選授之際惟計履歷之淺深不問人材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選旣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爲政在人卿等其慎之毋忽　六月壬寅詔侍從臺諫各舉操修端亮風力強明可任監司者一二人　甲寅以汀漳二州民爲沈師所蹂踐除其賦　丁巳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致仕以周必大知樞密院事　金右丞相致仕石琚薨諡文憲琚最爲金主所知故事內宴惟親王

公主駙馬得與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易之金主覺之卽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備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金主嘗欲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金主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金主悟而止其善啟沃類此　戊午謝廓然卒未幾襲茂良家投匭訟冤帝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諡莊敏　庚申臨安蝗詔守臣亟加焚瘞　甲子太白經天　提舉浙東常平朱熹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幸而從

者率稽緩後時又以旱蝗相仍爲憂疏言爲今之計獨
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
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
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政遵依條限檢放
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
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
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秋七月甲戌以
常平義倉及椿管米四十萬石付諸司預備賑糴　辛
巳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備賑糶　金宰臣奏事

金主頗有疾宰臣請退金主曰豈以朕之微爽於和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　壬辰以資政殿學士李彥穎參知政事彥穎病羸艱拜起力辭帝曰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　詔發所儲和糴米百四十萬石補淳熙八年賑濟之數於沿江屯駐諸州樁管

甲午金主秋獵　八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奏曰自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郎員分爲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議裁減外將逐郊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兩酌中定爲止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

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閤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竝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集議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淮東浙西蝗壬子定諸州捕蝗賞罰　除朱熹直徽猷閣以其賑濟有勞也　戊辰太白經天　九月庚午以王淮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時成都闕帥帝問孰可者

淮以誾正對帝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帝稱善遂用正

丙子封子彤為安定郡王　戊寅金主還都　辛巳大享於明堂大赦召史浩陳俊卿陪祀辭不至　辛卯封伯圭為滎陽郡王　甲午淮南運判錢沖之言眞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周圍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岸建置斗門石𥓂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處請於揚子縣知縣縣尉銜內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責有所歸從之　乙未禁蕃船販易金銀著為令　金榷場副使韓

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民出界誅之　冬十月辛丑金
徙河間宗室於平州　庚戌金祫享於太廟　辛亥塹
四川沿邊支徑　甲子諭諸路旱傷州軍淳熙七年八
年逋賦　十一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　庚
午賑虁路饑　金皇統逆黨先後誅死惟圖克坦貞與
大邦基即大興國賜名邦基尚在邦基廢不用貞以世姻藉恩寵
雖夫婦已降削爵號仍徙爲歸濟尹（考異）金史本紀作東京留守據逆臣
傳則貞已徙歸濟尹矣今從傳金主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丙子詔
誅貞其妻永平縣主子愼思並賜死尋命磔邦基於思
陵之側於是皇統逆黨始盡大邦基伏誅在次年正月甲午今併書之　庚

辰金主冬獵　十二月庚子金主還都

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丁丑以給事中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師點入辭帝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　金參知政事梁肅請老金主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致仕　壬午金主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內被役之夫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傭直　甲申參知政事李彥穎罷職奉祠以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也　戊子復廣鹽客鈔法詔曰鹽者民食所資向也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為民病朕既遣使諭之得其利害以

歸復謀諸柱下廷僉言惟允始爲之要令許通商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鹽之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爲妄費以濟其私者一出於此一旦絶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爲民朕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其罷官般官賣通行客鈔法（攷異）宋史本紀作九年十二月己亥罷二廣官賣鹽法復行客鈔十年正月己丑詔罷廣南官鬻鹽法今從宋史全文作正月戊子

以黃洽爲御史中丞自乾道五年以後不除中丞者十四年洽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摭拾細故嘗奏言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

失人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無誤帝然之　壬辰樞密院進呈鎭江軍兵三年加減之數帝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周必大曰尚不啻八分帝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寄招鎭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並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日前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先是朱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降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以論章及仲友辯疏並進且微爲仲友解帝以爲然熹論誼力前後章六上帝不欲窮其事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

不拜遂歸旋予祠考異宋史道學傳云熹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又云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案孝宗英主宰相當無遏抑之事且予奪之命亦非宰相所能專擅也四朝聞見錄云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寘唐於理王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解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揆上意以為解錄內所載頗近得實今酌書之

二月癸卯用黃洽言罷內侍陳源宮觀建寧府居住先是源罷德壽宮提舉部與落階官臣僚言其過惡請寢成命與一在外宮觀從之至是洽又言其罪狀灼然嘗賜竄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與皆一時之巨蠹於是武畧大夫徐彥遠除名道州編管家財籍沒進納德壽宮其子必聞等三人並追官勒

停罷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追官勒停仍送筠州編管士昌源之厮役以違法遷轉庚本臨安府都吏與源交通補官彥達脊充德壽宮閤子庫書寫專一爲源管家務官至正使職至路鈐皆源之力也　乙巳金主遷都

戊申金以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於至聖文宣王廟　甲戌金以戶部尚書張汝愈爲參知政事　三月丙寅朔建康都統制郭剛言去歲合揀汰效用軍義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乞揀汰帝曰正恐離軍失所所以留之如此與放逐便　丙子金始製宣命之寶金玉各一　金主將如會寧右丞相烏庫哩元忠諫

不聽出知眞定府　己丑知福州趙汝愚奏海賊姜大獠寇泉南兵馬都監姜特立以一舟先進擒之已誅其兇黨釋其餘帝曰汝愚處置甚善古者置刑王者言宥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特立旋召見獻所爲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宮左春坊並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特立麗水人也　是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府屬縣民戶身丁錢可自淳熙十一年爲始更與蠲放三年　監司帥臣奏到所部臧否先是帝曰監司帥臣奏守臣臧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勸懲是日以王去惡有

平黎之功又通曉郡事召赴行在范仲圭韓璧任滿與監司差遣湯鷟罷新任　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州豪宗大姓於瀕湖陂蕩各占爲田名曰塘田於是舊爲田者始隔絕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雖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後圍裹益甚請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常切覺察令下之後尚復圍裹者論如法從之　是月廣西運判王正已上言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賣科擾民無所告復行客鈔以救其獘德至渥也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兩路通行卻成發泄東鈔偕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

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亭戶不致貧乏豈非陛下之本
意顧閒闕乏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下煎茶倘有申請
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應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是朝三
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章潭爲廣東提舉鹽事力主
兩路通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敷漕計大窘
寢倉俱廢又得東路二十八萬緡遂以少寬卽同帥臣
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可行者歲月未久可
以覆按又云紹興間通行客鈔能三十餘年者以西路
有折科招徠之類後既住罷漕計遂窘因有官賣之法
其後更易不定大概以東鈔通行西鈔不登爲患萬一

必須通行則西路漕計或闕亦須預伦指畫不可臨期闕悞然不若分路爲允也　五月甲寅以潭州飛虎軍隸江陵都統司　金主命應部除官嘗以罪廢而再叙者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狀方許授縣令無治狀者不論任數多少竝不得授　臣僚言祖宗用人初無清濁之別韓琦第二人進士及第未免監左藏庫後爲度支判官皆號稱職請明詔大臣如行在左藏庫之類稍重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缺卻於此取之以廣得人之路從之　鄂州都統郭杲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

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屯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番耕佃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佃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可謂兩便請給耕牛農具俾屯軍開墾荒田辛卯詔疏襄陽水渠以渠旁地爲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　廢舒州宿松監　六月丙申王淮等言時方酷暑聖躬得無煩鬱帝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念閭閻之民不易度耳往在潛邸嘗有詩云閭閻多悖鬱方愧此身閑淮曰眞古帝王之用心也　己酉太府寺丞勾昌泰言蜀中制置使關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廷除授動

經年方到請於從臣中嘗備一二人於蜀中令佐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於思患預圖最係國家大事帝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任者庶臨時不致缺事　詔經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契勘淮西荒閑田土如和州興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三千六圍皆瀕江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撥還逐州召人請佃尋許承買今多為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強之戶冒耕包占詔令淮西帥漕司同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都統郭剛尋奏和州歷陽縣荒圩五百餘頃可以

間耕每田一頃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百人建康留守錢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並寨地五百餘頃不礙民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　壬子金有司奏右司郎中段珪卒金主曰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因歎臣下詭隨委順相習成風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一人見殺後復一人繼之眞可尚也　辛酉詔曰朕惻怛在心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饜與貨爲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此足秕邦政天下之大郡邑之衆假勢放利賓煩有徒若此朕雖有憂民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恩利澤何由而下究哉朕嗣服之初蓋嘗

考法祖宗嚴贓吏之禁其持心不移覆出爲惡者既已逮治一二厲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漸緩贓過之吏毋習寬政日甚歲劇今列官處職姦法不忌是與盜無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並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其見用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

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得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其後直學士院無錫尤袤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

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名眞僞相亂耳鄭丙後知泉州爲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是月兩浙亦命賑之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四十九 起昭陽單閼七月盡閼逢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秋七月乙丑知廣州鞏湘以任帥閫備著效勞除龍圖閣再任 庚午禮部太常寺言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見今朝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禱令欲依臣僚所陳遇有水旱令州縣先祈社稷請朝廷指揮行下詔從之先是臣僚言州縣

遭水旱神祠佛宮無不徧走而社稷壇壝闃然莫或顧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尊奉豈應祈報獨不得與羣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是命　甲戌以旱詔求直言尤褒上言天地之氣宜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法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虧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罪者怨強盜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償使負賊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

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戶部尚書韓
彥直請廣糴爲備且言寃濫爲致旱之由乞追究部曲
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　乙亥詔曾任知州而爲郎
官卿監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爲監司之人陳乞關陞
者依兩任無人薦舉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爲資序
丁丑詔除災傷州縣淳熙八年稅　癸未宰相王淮梁
克家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
施師點以旱乞避位不許帝曰數日羣臣應詔言事並
無及朕過失但多言刑獄事然刑獄自有成法也　甲
申雨　乙酉金平章政事伊喇道參知政事張仲愈並

罷以道爲咸平尹金主曰數年前嘗乞致仕朕不許卿
卿今老矣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宜賜通犀帶復遣
近侍慰勞之　金御史大夫張汝霖坐失糾舉降棣州
防禦使　八月乙未金以女直字孝經千部分賜護衛
親軍　甲辰帝與宰臣論人才曰平平無才畧者不難
得須有材而不刻慈善而不謬王淮對曰大抵有材者
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謬　乙巳楊安誠劉言請遵
仁宗之制采用司馬光之言最實浮費量加撙節帝曰
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馬光撙節之說蓋仁宗時亦自之
用故司馬光有是言朕嘗見老內臣云哲宗極愛惜錢

物不冐多賞王淮等曰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祖宗爲法天下之幸也　金以戶部尚書程煇爲參知政事金主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一日煇侍朝金主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煇議政無隱情煇曰臣年老耳聵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　戊申詔侍從兩省管軍知閤御帶及在內觀察使以上於武官中各舉有威儀善應對堪充奉使接送伴者一人問奏其已被差人不許薦舉　以施師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御史中丞黃洽

參知政事　庚戌以史浩為太保魏國公致仕　庚申
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務限五日結局先是
戶部具南庫收支項目帝謂輔臣曰見在錢三十五萬
餘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
以聞帝又曰欲併南庫歸左藏令版曹自理會朕亦省
事卿等可細具南庫五年間出入帳親自檢點故有是
詔南庫者本御前樁管激賞庫也休兵後秦檜取戶部
窠名之所取者盡入此庫戶部闕乏則予之檜死屬之
御前由是金帛山積帝即位之始納右正言袁孚之請
遂改為左藏南庫專一樁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

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為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既而尚書王佐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請就撥歸封樁庫支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卻於封樁庫支不從佐又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年來寖生姦獘或偶無收則侵於帳內豁除而創生窠名互不入帳分隸遞年積壓直待赦放恐暗失經費詔淳熙八年以前並特除放自今收起虧額其知通並提刑司官屬委本部覺察依條施行　是月宰執奏封樁庫見管錢物已及三千餘萬緡帝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樁庫者帝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

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詰尋又奏內外椿積緡錢四千七百餘萬帝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冢宰制國用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爲俗務可謂不知本矣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更鹽法浸及富商厭奉親之外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先是帝以諸路財賦浩煩令兩侍郎分路管認王佐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倅所起

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罕有逋欠　九月
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孝子揚子文子劉子及
新唐書金主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
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　辛未金主秋獵
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內藏庫諸色窠名錢物自淳熙
九年以前並除放以後常切催納不得違慢遂蠲六十
萬緡　癸未興元都統制吳挺上言同安撫司增置賞
錢募人告捉盜賊解鹽入界見係出戍官兵把截搜捕
其不係戍地請令沿邊州郡督捕盜官司搜捕詔利路
安撫提舉各申嚴階成西和鳳州毋得透漏　丁亥禁

內郡行鐵錢　冬十月癸巳金主還都　乙未右正言蔣繼周言自范成大倡爲義役之說處州六邑之民擾擾十有六年夫使鄉民貧富相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長厚之情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民且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行矣成大再有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處州親受其弊乃始備言其實陛下卽可其奏於是處州之民始獲息肩三兩年來舊說復伦一二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省臣李翔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翔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所奏之虛實乃從而附會其

訖斷以已見官民僧道出田一等它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爲重擾望特降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官司不得干預其間仍乞罷翔以謝處州兩浙十五六年義役之擾從之　丁未大理寺奏內侍之子賈俊民等代筆事覺俊民當降一官勒停帝初欲貸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恐餘人亦援此爲比乃曰人有私心法便不行遂令如奏次日王淮等言陛下用法至公帝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然所以念起者正以行有未到淮曰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嘗無過只是覺得早陛下可謂早覺矣帝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私其間豈

不必遽曰休　先是詔廣鹽復行鈔法罷官搬官賣是月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廣西民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搬賣猶懼弗給令一年住賣束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往年改行鈔法自是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窠名數目可舉而行又朝廷須降祠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路漕司通融爲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漕司寄樁錢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乏之數使足以供公上贍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吝鈔之行上副陛下改法裕民之意尋詔於支降四十萬數內權支二萬貫付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淳

熙十一年歲計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省賣鹽鈔剩錢五萬貫及令封樁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歲計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敷文閣學士兼侍講李燾條上古今日食於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它月爲重宜察小人害政兼修邊備

丙寅金平章政事富察通能壬申以樞密副使崇伊爲平章政事　癸酉帝閱犒賞例命就內庫支錢諭廷臣曰士氣須激厲朕嘗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便用大陳且以小陳試之每一捷即加賞賚將見人人自奮

甲戌帝幸龍山教場大閱厚犒之　是月賑京西饑
閏月甲午金以尚書左丞襄為平章政事右丞張汝弼
為左丞參知政事鈕祜祿額特喇為右丞禮部尚書張
汝霖為參知政事金主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
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
賞罰不濫即寬政也餘復何為　乙未帝曰諸親近日
教閱間得錢甚喜多貫柴伦歲計王淮等曰緣此街上
見錢甚多帝曰聞外間米麵甚平街上多有醉人朕得
百姓歡樂雖自病亦何害所謂吾雖瘠天下肥矣　壬
寅廣西經略安撫使奏安南進象帝曰象乃無用之物

經由道路重擾吾民其弗受　戊午金主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淸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又曰起身刀筆者雖有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也　十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丁亥金召眞定尹烏庫哩元忠復爲右丞相　是月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李椿卒椿嘗爲樞密院檢討文字時張說爲簽書會小吏有持南丹州莫酋表來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曰邕遠宜近人所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橫

柰何道之以中國地理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爲兵以所募多寡定賞罰格以勸沮州郡椿自說若此則恐有以賄爲募而致驚擾者願毋限額爲司農卿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聚斂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俗之與索價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椿又論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之於民率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

倍其估米既爲錢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日和糴曰招糴民愈病而鈔亦弗售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糴招糴官民俱便　權知和州錢之望言歷陽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爲利甚溥乾道二年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泄入江積十餘年澗水日洩灌溉之利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大浸則啟之以出外遇旱暵則用之以瀦水俾二湖可資灌溉又不妨千秋澗之險從之　是歲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至靖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

淳熙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戊戌金主如長春宮春水　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鬨過白馬湖田並立板榜每季檢舉自後不得侵占監司仍加覺察　安化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堅討之獲光漸　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臣僚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遣毋假以藉手干求差遣力陳其弊得旨依奏其所奏係兩事一云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官司即不得干預二云其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州縣依見行條法照

民力資次從公差數其一項是行義役其二是行差役也言者之意欲差役義役二者並行原不曾言盡罷義役亦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別路也近聞江東西諸路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乘此頗有搖動發民間待因差役吏緣為姦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徧行追擾望其賄免遂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思敗其謀近日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縣人戶赴臺控訴請飭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並合遵守違者許提

臬司按奏其德興縣人戶并貲到本縣督刊義役石碑可見經久之計民情所甚便正不必撓其成法也帝曰前蔣繼周言處州專行義役之弊令謝諤欲義役各從民便法意更爲完善　是月戶部上去歲旱傷減放之數帝初欲下漕臣覈實既而曰若爾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　二月甲子宰臣進卿寺差除帝曰今後有正卿不除少卿有少卿不除正卿所謂官不必備又諭今後蜀中監司不可專差蜀人恐人情宛轉甚非法度　壬申金主還都　癸酉帝謂宰臣曰熊克赴台州卿等當以朕意宣諭克爲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

綏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　詔前以溫台被
水守臣王之望陳岩肖不即聞奏賑恤遲緩之望特降
一官岩肖落職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溫州獲次首
領王之望陳巖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
巖肖與宮觀　甲申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
萬弩手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請令逐路安
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俟農隙
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材武者每州許解發一二人從
帥司津發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條例試授以示激勸
從之　三月辛卯耿延年進鑄錢樣帝曰且用舊樣不

必頻改　刑部侍郎賀揚庭請依乾道九年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及監察御史每月通輪錄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帝曰可令每仲月錄囚　甲午金尚書省以金主將如上京奏定太子守國儀其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利害重事遣使馳奏六品以下官其餘常事悉聽裁決每三日一次於集賢殿受尚書省啟事京朝官遇朔望具朝服問候車駕在路每二十日一遣使問起居已達上京每三十日一問起居丙申尚書省進太子守國寶金主召太子授之且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一二三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

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爲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允宜畏愼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對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克負荷乞備扈從金主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相輔汝彼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無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流涕左右皆爲之感動太子乃受寶（攷異金史顯宗世紀作二八今從世宗本紀）丁酉金主如山陵己亥還都壬寅卯上京太子允恭守國癸卯宰執以下奏辭於通州金主謂樞密使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克寧曰

朕巡省之後朕或有事卿必親之毋忽細微大難圖也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取小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年不能結絶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時諸王皆從以趙王永中留輔太子初太子在東宮或攜諸侍中步於芳苑諸侍中出入禁中未嘗限沮及太子守國諸從游者皆自得意太子知之謂諸侍中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日與汝輩語今既守國汝等有召然後得入　乙巳詔知福州趙汝愚除敷文閣待制再任以汝愚在福州甚宜力也丙午詔知泉州司馬伋除龍圖閣待制再任兩浙

通判張杓除徽猷閣運副使再任　丁未禁淮民招温
處州戶口　除職田官田八年逋租　知太湖縣趙傑
之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帝諭宰臣曰士大夫一被此
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爲宛轉不須明言其罪乃降
一官放罷　夏四月己未朔金咸平尹伊喇道薨金主
道過咸平遣使致祭擢其子兆祖爲閤門祗候　辛酉
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榷
甲子以興元義勝軍移戍襄陽　丙寅金主次東京
丁卯朝謁孝寧宮東京百里內給復租稅一年曲赦徒
以下罪賜高年爵　戊辰賜禮部進士衛涇以下三百

九十四人及第出身　癸酉詔廣西經畧詹儀之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爲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便詔儀之庭直共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條析奏議靜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住罷高化等五州敷賣二分倉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便請買以爲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抱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淳熙十年七月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已招賣過鹽鈔六萬二千籮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搭置自有次

序故有是詔高化雷廉欽五州產鹽地客鈔不行尋又
奏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請依舊與復
以備本司取撥佗鈔鹽支付客旅搬請　丙子定進士
習射日分王淮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古
人以射爲重後世乃廢而不講帝曰古者有文事必有
武備後世不知其意所以朕舉行之　癸未重頒紹興
申明刑統　乙酉權知均州何惟清言解鹽除京西客
販外叚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馬官兵附帶請
嚴約束從之　金主觀漁於混同江　三月己丑金主
至上京居於光興宮庚寅朝謁慶元宮　辛卯知龍州

張燾以廉吏見舉帝曰廉吏最難得屢有懲戒而貪黷甚多張燾果如何王淮等對曰蜀士皆稱其操履帝曰可與提刑差遣仍報行所薦劄子以厲士俗　乙未權知和州錢之望奏屯田事帝謂王淮等曰之望言課耕無法士卒偷者無以懲而勤者無所勸卿等可詳議旋令淮西總漕同建康副統制詳議以聞　戊戌金主宴於皇武殿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右正言蔣繼周言比朝議監司守李接送等物嚴爲制限所以節浮費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列郡暫差監司或它州通判等兼攝上下

馬餽送幷儈諸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俟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請詔遠郡闕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庶免將迎之責以蘇郡計從之　丙午蔣繼周言湓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填急如星火因而多科未成丁人名爲充代追擾不能安居請令湓處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戶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頓如違監司覺察以聞從之　甲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久常軫朕懷可

令總領所管特與犒設一次傅鈞彭杲守邊累年軍政修舉鈞與陞都統制杲可帶吉州刺史　乙卯以建康太平寧國池饒廣德南康建昌被水各支常平錢米賑恤之　金太子詶圖克坦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事重人之死生繫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稅臬刑名太子自披閱召都事委曲辨正常至移晷　六月戊午朔詔諸軍陞差蓋擇將之根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今後宜精選毋得循習苟且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全軍各爲一籍逐月揭帖進入朕當間點二三人審觀

識略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從知樞密院周必大之請也　臣僚言諸州銀受納夏稅闕官吏邀阻閙有將好絹強退御置場用低價收買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望與嚴禁從之　詔建寧府二稅通糴　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帝謂必大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耳它人不能也　辛酉敕令所上編類寬恤詔令乞頒降帝曰凡事在人斟酌輕重盡之矣　金主幸安春水舊伦按出虎水今改臨漪亭　壬戌校書郎奚商衡請制科取士勿拘三歲之制帝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可令學士院降詔有合召試人舉官卽以名聞　金主閱馬於綠野

漩　甲子王淮奏小路蠻擊虛猿事帝諭及恩威之意且曰國家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乎瀘淵之役辛巳之役匪天而何王淮曰人君平時仁心厚澤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恭以迎勝不以力勝帝曰漢武帝恃兵威震懾萬里之外又何可當但失之已甚　丙寅詔諭各總領各密舉偏裨將校可爲將帥者不限員數列其所長密院籍記考察不如所舉坐繆舉之罰　是日趙汝誼言屯田事遇一圩水退諸圩兵卒併力耕種秋成穀熟施工力者皆預分穀之數帝曰若將來所收不多朕不惜給米使之亦如豐年則夏

相勸勉　己巳詔兩浙稍愆雨降寬恤指揮其人戶夏稅和買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聞官司趣辦追擾致傷和氣監司嚴行禁止尚或違戾御史臺彈劾　丙子鄂州江陵都統制郭杲言昨蒙降錢措置屯田除節次收買牛具創造寨舍請於上件錢內存留三分之一付牛僎準備接續餘錢回納詔郭杲將回納會子付牛僎貼充犒軍餘錢就行樁留準備屯田支用　庚辰知臨安府張杓請蠲浙西江東諸縣錢米從之　癸未戶部韓彥質言各郡財賦場務縣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臣不憚竭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更

席卷而去不恤後人請今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不正其數申戶部置籍帝曰須令後政限一月具數申戶部照會王淮言前政只言數贏後政只言數縮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帝曰過限不申令戶部以聞

是夏知婺州洪邁言頁郛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洪人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會之凡爲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爲八百三十七所田之被澤者二千餘頃皆因其故跡葺而浚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

求至鼎廢士龍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訴請自以職所當爲勇於立事乞加獎激以爲州縣小吏赴功趍事之勸從之　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蔣繼周言諸軍將佐屯駐宜禁其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　己丑郭杲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耕種者百餘頃已差撥官兵開荒自餘不通水利高低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合諸錢米就屯田官所管稻穀內借支將來收子課折還詔郭杲將高低田段更切措置開耕毋致荒閑餘依所乞　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強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

已爲害不細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亾之卒欲銷逃亾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于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揮其强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縣配之卒漸少帝曰近歲配隸稍多後當如何王淮等曰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劫盜六項指揮之行爲盜者莫不知之故將爲盜必先慮立爲首之名殺人姦濫之罪皆歸之以故爲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懲帝令刑寺集議既而刑部大理寺奏上帝曰朕夜來思配法雜犯死罪只配本州守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

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刦盜已經三次便可致之死可以此諭刑寺官　乙未金主謂宰臣曰巡狩所至當舉善罰惡凡有孝弟婣睦者舉用之無行者教戒之不悛則加懲罰　丙午金主獵於郭野淀　乙卯金主謂宰臣曰今時之人有罪不問則謂人不及知有罪必責則謂尋求其罪風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之安能復於古也　甲寅築黎州要衝城　是月以泉福興化饑興元旱竝賑之　金太子遣子金源郡王瑪達格（舊作麻達葛今改）奉表請金主還都　八月辛酉詔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圍田明立標記仍諭官民不得於標記

外再有團裹　戊辰趙汝誼奏販米不得阻遏其以喝花爲名故佔留滯者許赴監司臺部越訴重寘典憲從之　帝聞隴蜀軍陳向用純隊近易爲花裝令利州三路都統制條具二者孰便既而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爲純隊以五十六人爲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傅鈞奏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干戟遇有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九月戊子詔並依舊純隊　辛丑帝

諭宰臣曰每月財賦冊令後便令進入欲加增減 戊申勘會諸路州軍義倉米合隨正苗交納詔諸路提舉常平官行下所部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入倉不得侵隱它用歲終具數申尚書省 是月敷文閣學士致仕李燾卒燾性剛大特立獨行著書外無嗜好帝聞其卒嗟悼謂侍臣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遽止 冬十月甲子初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降三官 乙丑侍讀張大經等言陛下因講泰之九二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爲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爲惡未有無助者也講李

之上六有日盛極則衰亂極則治皆深得大易之旨乞宣付史館　丙寅吏部奏賓州三縣請通差文武臣帝曰武臣中極難得人小使臣尤不歷練委以一縣是害及一縣也　丙子盱眙軍言得金人牒以上京地寒來歲正旦生辰人使權止一年時金主保境息民非有它意而一時聞金人卻使人情大駭邊境姦民因妄傳邊報以覬多得金帛或云金人內亂或云有邊部之擾或又云繕汴京城開海州漕渠河南北簽兵且南下矣朝野自相恫嚇迄無定論而金人晏然不知也及次年金主還都浮言始息　辛巳詔宇文虛中特取與恩澤二

人命曾孫承受　太常博士歸安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以三國六朝五代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若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請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十一月丙戌朔宰執謝賜太上皇稽山詩石刻帝曰太上詩屬意種蠡臣卿等當仰體此意勿分別文武當視之如一擇才行兼備者用之　戊子知婺州洪邁請蠲豐儲倉積欠米從之　利州路帥奏知鳳州余永弼知文

州鄧樞政績帝曰邊郡政要得人永州鄧樞各轉一官候任滿與再任　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井鹽官一員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官　辛亥淮西總領趙汝談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帝曰可令總領所都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斟量工力多寡拘今年收物斛實數分作三等次第均給　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運判姚憲並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洪別與差遣並以温台二州災傷失於按劾守臣也　十二月丁巳修湖南府城　兩浙運判錢沖之言奉詔相視開濬常潤等運河請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洩水

之處牢築堰埧仍申嚴啟閉之法令守臣措置從之
己未詔祕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除集英殿修撰再
任 丁卯帝閱知府銓除目謂宰臣曰選擇人才治道
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日降詔令亦是徒然卿
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徧選終竟有得因言今之議者
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
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卻是萬弩手民兵無
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 己卯解元振乞
令光州依舒州蘄州置監鑄錢帝不許命俟鑄到鐵錢
時令分二三萬與光州 是月知台州熊克上九朝通

畧　是歲知鎮江耿秉奏三縣歲額畸零欠錢今以公庫所節浮費代解若非得旨恐後人歛之於民帝曰以寬剩錢爲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别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行則可朝廷難爲施行　金主欲幸上京城右丞相烏庫哩元忠諫曰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彫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復況土性疎惡甃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益困矣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